

設種種飲食洗浴衆僧又語年少比丘汝當  
 爲此比丘洗浴時年少比丘以酥油摩其身  
 以湯水洗浴食時至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  
 丘食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笈多  
 爲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  
 及至取籌置石室中

寫一

十三

羅刹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出家往  
 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白言大德我得佛法  
 中出家作比丘受具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  
 修行梵行優波笈多見其於身為愛所縛語  
 言善來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已禮長老足  
 欲還其家即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  
 有留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  
 中宿優波笈多即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  
 屍入於廟中一則空往既入廟已共諍死屍  
 一言我得此屍一人言我得此屍於是二羅  
 刹互共相諍即不自決而問此人誰將此屍

來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空來者必  
 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屍來者復應殺我乃可  
 受死不得妄語即語鬼言是彼將來時空來  
 鬼即牽其臂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助其牽掣  
 令得免脫又牽其脚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復  
 助牽掣令得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  
 日後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爲其出家精進修  
 道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十三末

阿育王經卷第九

寫十

羸瘦垂上力聞鈍下徒曳之上羊逆驚婆上  
 裝揀下反色屏置上音

阿育王經卷第十

寫十一

梁扶南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卷下

樹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而於  
 其身爲愛所縛以酥油摩身又用湯水以浴

乙

楊

其身以種種飲食供養其身以其於身愛所縛故不得聖道即便思惟誰能為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一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取為第一乃至往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應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為愛所縛又語言善男子能受我教當為汝說答言如是時優波笈多將其入山於山中以神通力化作大樹語言汝當上此大樹是時比丘即便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一十肘又語比丘汝當次第放二脚比丘受教即便放脚又復語言令放一手亦便受教又語言復放一手比丘答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優波笈多言我先共約一切受教汝今云何不受我言是時比丘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是時優波笈多即為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慳因緣

摩偷羅國有善男子於優波笈多處出家而大慳以其慳故不得聖道優波笈多語言汝當布施汝今出家已得第一物不須復覓餘物又復以法得他供養乃至得飲食入鉢中者應當布施若不能廣施隨所得食當分施比坐二人至一日二日以有慳放猶不肯與時比坐二人皆阿羅漢至滿三日多得飲食方分二人亦時優波笈多教化說法即便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鬼因緣

亦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多喜睡眠優波笈多為其說法將至林中在一樹下坐禪而復睡眠時優波笈多為令其畏化作一鬼而有七頭當其前手捉樹枝身懸空中比丘見已即便驚覺生大怖畏即從座起還其本處優波笈多令還坐禪處時彼比丘白言和尚彼林中有一鬼七頭當我前手捉樹枝懸在空中此甚可畏優波笈

寫十一

二

多言比丘此鬼不足畏睡眠之心是寂可畏  
 若比丘為鬼所殺不入生死若為睡眠所殺  
 則生死無窮比丘即還坐禪之處復見此鬼  
 畏此鬼故不敢睡眠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  
 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虫食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  
 惟意但為得須陀洹果不放逸故脫惡道怖  
 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樂當入涅槃時  
 優波笈多見其意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  
 至拏陀羅合有拏陀羅子得須陀洹果身有  
 惡病一切身體為虫所食口氣臭穢優波笈  
 多語弟子言汝觀此小兒須陀洹受如此苦  
 而說偈言  
 生拏陀羅姓 樂著於三有 惡虫食其體  
 為愛自在故 入於三有苦 汝當見佛子  
 此人已得道 能覆三惡道 以其放逸故

生拏陀羅姓 汝莫作此意 當觀三有苦  
 為脫三有苦 我當為汝說 汝當作精進  
 為於解脫故 生死無有實 猶如芭蕉林  
 比丘問言此人以何業緣得須陀洹而受此  
 苦優波笈多答言是其先於釋迦牟尼法中  
 出家眾僧坐禪其為維那是時僧中有一羅

寫十一

三

漢有此惡病搔刮作聲維那語言虫食汝體  
 耶而作此聲即牽臂出而語之言汝入拏陀  
 羅室是時阿羅漢語維那言善男子汝當精  
 進莫住生死受苦是維那即懺悔之懺悔竟  
 得須陀洹果便自念言我已得須陀洹果不  
 復精進昔維那者是今小兒以罵羅漢及牽  
 其出令入拏陀羅處今得此報是時比丘聞  
 此事深生怖畏勤修精進即得阿羅漢果時  
 優波笈多復化拏陀羅子拏陀羅子即厭欲  
 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  
 籌置石室中  
 骨想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  
優波笈多為其說不淨觀等以不淨觀折伏  
煩惱令不得起其意謂言已作所作不復精  
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勿作放逸  
答言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優波笈多言善  
男子汝見軋陀羅國持地治下名為鑿石有

酤酒女人不比女人自言得道如汝不異煩  
惱未斷而自言斷是增上慢汝今觀此女人  
為得道不比丘答言我未能見欲向彼國師  
即聽之是時比丘至軋陀羅國治下有寺名  
為土石即入彼寺消息早起著衣持鉢入聚  
落乞食是時酤酒女人取食欲與而比丘見

此女故姪欲變心便自取鉢中麩酪與此女  
人女人見之亦姪欲變心而露齒笑是比丘  
未觸其身又未共語已變其心時比丘見其  
笑露齒即入不淨觀乃至觀其身一切皆作  
白骨作是觀已得阿羅漢果作所作竟而說  
偈言

癡人無知 是外好色 便生貪著 有智慧人  
見內惡色 即得解脫 若無明者 為色所縛  
若明智者 於色解脫 從今此身 永捨不淨  
又於此身 莫更莊嚴 以實觀身 即得解脫  
尔時比丘還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優波笈  
多問言汝見此女人不答言依法見乃至取  
寫上  
籌置石室中

貪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初甚富後漸漸  
貧惟有五百銀錢生心念言欲於佛法出家  
修道若我出家之後須湯藥衣服當用買之  
乃至往優波笈多所出家日日令給使人守  
護銀錢時優波笈多言善男子出家之法應  
少欲知足 汝何用是五百銀錢為當以此物  
供養眾僧比丘答言此是我湯藥三衣直優  
波笈多令其入房化作一千銀錢而語言此  
是湯藥三衣直當以與汝是比丘聞已即捨  
其五百銀錢施與眾僧優波笈多為其說法



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前刷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修道時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得須陀洹果即生心念我惡道已覆應作已作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得須陀洹果惡道已覆不復放逸我當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天人樂然後涅槃時優波笈多為欲令其生怖畏故早起著衣持鉢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到拏陀羅舍有拏陀羅子得須陀洹身有

高十一

五

惡瘡醫師語言汝當取箭刷刷瘡令其血出我當傳藥其人聞已日日常以箭刷刷身優波笈多見已示其弟子語言善男子汝見須陀洹受此苦不比丘答言和尚何業所造優波笈多言此人於釋迦牟尼正覺法中出家有一比丘作維那監視坐禪於衆僧中有一

阿羅漢入禪處坐禪身有瘡疥即便搔刮是維那語言大德汝何不取箭刷刷身而令作聲又牽其手出坐禪處語言汝當往拏陀羅舍莫亂衆僧時阿羅漢答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受生死苦是時維那聞是語已便向大德懺悔懺悔竟即得須陀洹果是比丘即生心念我惡道已覆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語弟子言先坐禪維那即此拏陀羅子以其先世語阿羅漢汝何不取箭刷刷身是故今日得此果報用箭刷刷身先世又語大德汝往拏陀羅家是故今生拏陀羅姓時優波笈多弟子聞此語已心生怖畏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復為拏陀羅子說法拏陀羅子厭離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小兒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生一兒一歲便死復生一長者家二歲便死更生一長者家三

歲便死如是四處五處六處七處於第七處  
生至年七歲時有劫抄將是小兒入於山中  
時優波笈多思惟見此眾生最後爲攝受故  
往至山中結跏趺坐化作四種兵象馬車步  
彼劫畏故往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即攝神  
通爲其說法彼劫聞法見四真諦於佛法中

出家修道即以小兒與優波笈多時優波笈  
多令其出家說法教化小兒精進思惟得阿  
羅漢果既得果已即自思惟見其父母生大  
苦惱還父母處說言父母莫生苦惱是時父  
母見其兒還生大歡喜羅漢小兒即爲父母  
說法乃至令得須陀洹果復往第六父母處

寫十一

六

白言父母莫生憂惱我是汝子汝先所生汝  
所長養至六歲而死父母聞之心大歡喜即  
爲父母說法得須陀洹果如是第五第四第  
三第二乃至第一父母悉爲說法教化得須  
陀洹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江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精進修行即得世  
閒四禪得初禪定生須陀洹想得第二禪生  
斯陀含想得第三禪生阿那含想得第四禪  
生阿羅漢莫作放逸弟子答言我所作已辦  
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弟子答言我所作已辦  
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言善男  
子汝可往中天竺國比丘便往優波笈多於  
其中路化作五百賈客共遊山中復化作五  
百劫來殺賈客比丘見劫欲來殺之生大怖  
畏即自思惟我非羅漢若是羅漢不應怖畏  
我當是阿那含於賈客中有一長者女失伴  
無侶女人見比丘即禮其足便語比丘聖人  
今者願將我去比丘語言世尊有制不得獨  
與一女人同路行汝今去我如師子見遠以  
隨我行優波笈多復化作大江是比丘入水  
欲渡江而在水下女人亦渡江而在水上比  
丘見此女人在江中將欲沒即便思惟世尊

寫十一

七

已聽若見女人水中欲死牽出無罪思惟竟  
 即便牽出牽出之後便起欲心而復思惟我  
 非是阿那含阿那含者無有欲心我應是斯  
 陀舍須陀洹乃至將女人上岸便作思惟我  
 於今者欲捨一切戒與此女人為居時優波  
 笈多即攝神通在其前立語言善男子汝是  
 阿羅漢耶是時比丘即向優波笈多懺悔優  
 波笈多為其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  
 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覺因緣

亦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兒典領家業未經  
 幾時而白父母聽我出家乃至優波笈多與  
 其出家即為說法令入山坐禪比丘受教即  
 入山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是比丘未出家  
 時有婦端正及其坐禪思惟其婦時優波笈  
 多化作其婦以住其前比丘見已而語之言  
 汝何故來女人荅言汝喚我來比丘語言我  
 在此坐未曾出言云何喚汝女人荅言汝以

覺觀喚我非是發言時彼女人即說偈言  
 慙愧有二種 謂口及與心 於此二種中  
 心慙愧為最 若無有心覺 則無口言說  
 乃至優波笈多還攝神力復其本身在其前  
 住而說偈言

若汝不樂 觀彼女人 若不欲見 則不思惟

若汝捨欲 不應當樂 譬如人吐 不復欲食

優波笈多更為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  
 便說偈言

和尚見實 已教化我 我敬彼故 即得聖道

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放牛因緣

亦時優波笈多欲往中天竺國於其中路有  
 五百放牛人時五百放牛又見優波笈多便  
 到其所優波笈多即為說法既聞法已得見  
 四諦便以牛施優波笈多即於其所出家修  
 道優波笈多為其說法即得阿羅漢果乃至  
 取籌置石室中

寫十二

八

化人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修道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既聞法已得  
世間四禪於初禪定生須陀洹果想於二禪  
定生斯陀洹果想於三禪定生阿那含果想  
於四禪定生阿羅漢果想言我已作所作便  
生懈怠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汝當精進莫  
作放逸比丘荅言我已作所作乃至得阿羅  
漢果優波笈多教其入山坐禪復化作比丘  
共其坐禪令其諮受時化比丘教其禪法又  
問言誰為汝出家和尚是誰比丘荅言優波  
笈多是我和尚為我出家化比丘言汝大功  
德得優波笈多無相佛為汝作師復問汝讀  
誦何經為修多羅毗尼摩得勒伽<sub>翻律</sub>於佛  
法有所得不比丘荅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  
阿羅漢果化人又問汝以何道得比丘荅言  
以世道得化人言汝所得者是世諦道汝未  
得聖法比丘聞已深生憂惱便往優波笈多

所白和尚言我故是凡夫和尚當為我說法  
優波笈多即為說法彼比丘精進思惟即得  
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不樂住處因緣

尔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子典領家事未經  
幾時心念欲出家白其父母聽我出家修道

寫十一

九

父母荅言我無有兒唯有汝耳我今未死云  
何捨我出家是兒聞父母言心生憂惱乃至  
六日不食是時父母聽其出家而語言汝出  
家已當數看我荅言如是即便往至優波笈  
多所出家出家竟念言昔與父母有約出家  
之後當數看父母白和尚言往父母處是其  
先妻為其懊惱不復嚴飾比丘見之語言我  
當捨戒還家又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說  
言和尚一心我欲捨戒還我本處優波笈多  
言善男子汝莫作此思惟且待少時我欲知  
汝意令汝意滿後可捨戒復令其往摩偷羅  
國化其婦死四人擔之從彼國出是時比丘



還看父母而於中路見死屍出問擔屍者此  
是何人彼人荅言有一長者兒某甲新出家  
是其婦爲其懊惱而死我今移之置尸陀林  
比丘聞之便隨其去欲見其身優波笈多化  
此死屍多出虫血比丘見已入不淨觀思惟  
精進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往優波笈多處  
頂禮其足優波笈多言汝見婦不荅言依法  
而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錫杖因緣

是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聞法已得世間  
四禪比丘念言我所作已作不復精進優波  
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荅言和  
尚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果時和尚令其執  
錫杖早起著衣持鉢往衆僧前然後入國是  
時有五百優婆塞皆持飲食隨其後行比丘  
見已知他重之謂言已是勝功德人便起我  
慢復更思惟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我我

所慢乃至往和尚處白和尚言我未得聖道  
當爲說法優波笈多即爲說法比丘思惟即  
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善見因緣

尔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得世間四禪  
龍王所貴時罽賓國炎旱無雨一切大衆請

寫十一

十

此比丘欲令降雨優波笈多思惟欲化善見  
今正是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令十二年無  
雨外道見相語大衆言過十二年乃當有雨  
大衆聞此言而生憂惱往優波笈多處請今  
降雨優波笈多言我不當請兩罽賓國有一  
比丘名善見汝可求之時摩偷羅國大衆遣  
使至善見所請其求雨善見得四禪神通以  
神通力往摩偷羅國乃至大衆請其求雨是  
時善見即爲降雨滿閻浮提地閻浮提人患  
此大水大衆心謂善見比丘降此大雨勝優  
波笈多是時善見多人隨從出摩偷羅國優  
波笈多少人隨從入摩偷羅國時善見比丘

見其自身隨從者多見優波笈多隨從者少  
便生慢心復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  
有慢心即往優波笈多所至已禮足而白言  
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優波笈  
多言佛所說戒汝不正守護自謂勝我而生  
憍慢佛何處說聽比丘請爾乃至優波笈多  
爲其說法比丘聞法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  
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寺封因緣

尔時優波笈多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  
百數時摩偷羅國王名真多柯無有信心惱  
亂眾僧及給事檀越時無量眾僧及給事檀

寫十一

十一

越往至優波笈多所說如是事優波笈多思  
惟若我遣使白阿育王恐阿育王瞋必當害  
之我當自往時優波笈多以神通力如瞬眼  
頃於那哆婆娑寺忽然不現即到波多利弗  
多翻重花城雞寺時阿育王聞優波笈多來  
修治國界香華伎樂種種莊嚴與諸大臣及

國人民悉皆往迎優波笈多至已禮足恭敬  
合掌說言大德何故來此荅言故來王處王  
復問言有何事故大德荅言大王已弘廣佛  
法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百數彼國王  
真多柯王領彼國無有信心惱亂佛法王當  
令其守護佛法時阿育王即勅大臣名曰成  
護汝可使人急殺彼王優波笈多即白王言  
莫殺彼王王當教勅從今以去莫復惱亂佛  
法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授羅刹手  
羅刹奉書二念之頃即至彼國時真多柯王  
頂受讀誦既讀誦竟擊鼓宣令一切國人從  
今以往不得惱亂佛法時阿育王問優波笈  
多彼何等寺爲偷劫所亂優波笈多荅言那  
哆婆娑寺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與  
優波笈多以一國封供給此寺時阿育王設  
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受供養竟即於雞寺忽  
然不見還那哆婆娑寺

那微柯因緣

尔時優波笈多思惟郁微柯為生已未見其  
 未生從此日日往其父母處一日與多比丘  
 往其家一日與二比丘往其家復別日獨往  
 是時長者見優波笈多獨來其舍問言聖人  
 今日何故無有弟子隨從長老荅言我無弟  
 子長者白言我樂在家不樂出家若我生兒  
 當與大德為弟子是時長者生兒未久而便  
 命終第二兒生又復命終乃至第三兒生名  
 郁微柯即與優波笈多令其出家優波笈多  
 為其出家與受具足於第一羯磨得須陀洹  
 果乃至第四羯磨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  
 思惟我應化者悉已化竟此石室長十八肘

寫十一

十二

廣十二肘四寸籌已滿我今當入涅槃是時  
 優波笈多作是念已便以法藏付郁微柯說  
 言善男子世尊法藏付摩訶迦葉入般涅槃  
 摩訶迦葉法藏付阿難入涅槃阿難以法藏  
 付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以法藏付和尚入  
 涅槃和尚以法藏付我我今欲入涅槃此法

藏汝當守護乃至却後七日優波笈多當入  
 涅槃時諸天人遍告一切閻浮提人令知有  
 十萬阿羅漢和合學人及精進凡夫比丘白  
 衣等無量無數優波笈多涅槃時至以神通  
 力身昇虛空現種種神變行住坐卧入火三  
 昧入三昧有種種色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  
 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乃至  
 以種種神力令諸同學及諸人天生大歡喜  
 心得開解即入涅槃如水滅火即以此籌闍  
 維其身乃至起塔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入涅  
 槃時復有一千羅漢捨命入涅槃乃至郁微  
 柯守護法藏竟復入涅槃優波笈多因緣竟  
 正法常住 多時不滅 塔持舍利 亦如是住  
 是人持法 愛樂無窮 常住不滅 亦復如是  
 從阿育王因緣乃至優波笈多入涅槃外國  
 凡二千一百偈三十二字

弟子二十八人

十三末

阿育王經卷第十三

寫十一

牽掣

下昌反

搔刮

上蘇高反

也下俱八反

肥

箭刷

下敷反

劫

抄

下楚反

也

阿育王傳卷第一

此卷

禽一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本施土緣第一

歸命一切智婆伽婆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  
亦時世尊日時已到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前  
後圍遶向王舍城次行乞食說者曰

不動如金山 容豫如象王 圓足如滿月

比丘衆圍遶 詣王舍大城 威儀甚庠序

乃至到城足躡門闍大地即時六返震動說

者曰

海以莊嚴地 山城亦復然 牟尼足躡闍

一切皆涌沒 如是入城時 男女生淨信

城中悉變動 如風吹海浪 皆出和雅聲

世間未曾有 當佛入城時

丘墟平整 無諸沙礫 荆棘糞穢 皆沒於地

盲視聾聽 瘖言瞿伸 狂者得正 貧窮得財

疾病除愈 一切衆樂 不鼓自鳴 寶器相和

出種種音 佛光普照 如百千日 明徹內外